# 惜抱軒文集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一 ◄

惜抱軒文集
卷十二

► 卷十三

## 卷十二・墓誌銘

### 內閣學士張公墓誌銘〈并序〉

故資政大夫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桐城張公者，贈光祿大夫諱士維之曾孫，贈光祿大夫諱秉彝之孫，而太傅大學士文端公之子也。雍正元年，恩詔開會試科。是時文端公薨，公之兄太保文和公已為戶部尚書充會試考官矣。公以舉人例避不與試，值特命官別試回避舉人，於是公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左讚善，歷翰林院侍讀學士、詹事府詹事。今上即位，以公為工部右侍郎。

公在翰林，常充日講起居注官。起居注素無條例，為者繁簡任意，漏遺冗贅，不稱史體。公精思為之，寒暑在館，十餘年，編載詳贍，上以為善於其職。於是，公以工部侍郎兼起居注官事。本朝官不為翰林而仍職注記者，獨公為然。為工部侍郎數年，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，又二年，遂告歸。

公為人誠樸篤謹，細微必慎。每當入朝，自書職名讀之，曰：「某官張某。」又屈指計之曰幾字，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。奉使督江蘇學政，遇試士日，公服竟日，燕處不脫。人問之，公曰：「取士，國重典也，敢忘共乎？」其為侍郎，謹奉法度而絕阿私。

既告歸，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，所為喪祭禮制，多合於古，足為法式。其自奉甚陋，或

人所不堪，雖其家人皆竊笑之；然至族黨有緩急，出千百金不惜也。未嘗私受人一錢。門生某為江西巡撫，過公居，奉數百金為壽。公曰：「吾幸足衣食，安用汝金為？」又有以人參寄公者，公曰：「吾生平無病，烏用參？」少為宰相子，久居京師冠蓋之間，而終無世故態，遇人無貴賤，率意而言，必忠必信，是以天下之士，皆謂公長者。

公諱廷彔，字桓臣。兄弟六人，其四皆貴：長少詹事廷瓚，仕仁皇帝，與文端公同時；次太保大學士廷玉；次禮部侍郎廷璐。太保、禮部侍郎與公，皆仕憲皇帝及今上最久。公之歸也，禮部侍郎及太保前後皆告老，而公最後沒。上聞，顧謂左右曰「張廷彔兄弟皆舊臣賢者，今盡矣！安可得也？」因歎息久之。

公卒於乾隆二十九年，年八十有四。夫人吳氏。子二：長若泌，舉人；次若渠，副榜貢生。以乾隆三十八年某月日，合葬公夫人於桐城北投子山麓。銘曰：

德葆以居，才托其餘，取安吾心，不為人誇。士誰能然？惟公之行。繼成於學，始秉於性。再世卿相，家胡不隳？厚植根苞，天則祐之。我銘其幽，所陳者信。後世識之，以固無盡。

##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〈并序〉

公諱邁祖，字紹聞，定興鹿氏，始明監察御史久徵，有直諫名。久徵生正，明熹宗時，嘗營救左、魏諸君子之難，天下稱為鹿太公者也。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，殉節死，謚忠節。忠節子曰化麟，舉鄉試第一，居父喪歿，人謂之孝子。孝子之子諱盡心，公之曾祖也，為安邑令。公祖諱賓，仕本朝為陝西道監察御史。考諱聖權，封奉政大夫。

公雍正八年庶吉士，授編修，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，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，年六十。夫人王氏先卒。子二：琪，廩膳生；次預，早卒。以乾隆三十二年□月□日葬公及夫人於江村祖塋之側。銘曰：

鹿氏在明，忠孝久稱。有肖無替，累以世嗣。巍副使公，彪文縝質。始作詞臣，究通經術。匪曰能言，而允行之，以學事君，在心不欺。命作御史，有辭謇謇，君子所予，小人所憚。巡察帝城，周閱殷廣。閉杜謁言，搜邪伐黨。給事於中，掌禮、吏科，審較牘奏，詳而不苛。轉運奉使，湘湖之南，群吏放手，民則弗堪，核正鬥甬，公以躬監，正稅罔贏，誅責貪婪。有盜殺人，吏論如法。撫軍卻之，謂不當執。罷按察使，而令公攝，

將骫律令，意授威懾。或旁諷公，公曰不可。佑賊詭正，寧禍及我。言忤上官，解其柄持。改任川北，自以疲羸。親入山林，掘盜根株。哀問民生，慰恤瘠枯。直時軍興，征金川醜。以馬濟軍，百城交走。或應於前，而乏於後。歸罪邑令，大吏借口。公曰憊矣，非令之咎，予以身任，遂遭彈奏。吏籍其家，敝幾故書。怨嫉之徒，愧感嗟籲。詔荷公校，以重軍罰，大吏憐公，勸使私脫。公曰詔乎，脫餘則為。苟非君命，敢奸以欺？卒朝夕荷，西師隨罷。既有定功，公亦蒙赦。公之在官，嶷嶷剛毅。公之在家，愉愉孝弟。歸遭父喪，以毀受病。秉道終身，卒斃於正。有懿夫人，飭身約己，佐公清節，誼不為侈。同穴江村，高墳磊砢。我銘直諒，以厲婣姻。

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〈并序〉

刑部尚書嘉興錢公，登朝為名卿，老而告歸，上承聖人之殊眷，下為海內文學之士宗仰，為耆碩者又二十餘年，乾隆三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。疏聞，上悼惜甚至，製詩哀之，命贈太傅，祀於賢良祠，謚之曰文端，賜祭葬如制，特予銀千兩治喪。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，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，請余為銘。

按狀：公諱陳群，字主敬。明給事中贈太常卿徽者，公六世祖也。曾祖諱陛，祖諱瑞徵，考諱綸光，三世皆以公貴，贈光祿大夫，妣皆一品夫人。

公之少也，讀書穎悟過人。未二十，遊京師，則已與諸名士論文，唱和相得，時言才士，即曰錢君。康熙四十年，公成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職編修。世宗時，三進官至侍讀學士，充日講起居注官，直南書房。今上登極，擢通政使司右通政，四進官至刑部侍郎，以疾歸里。

公當事持大體，守成法。為編修時，嘗為陝西宣諭化導使，在事稱為能。及久任刑部，讞獄剖晰得情，甚稱職。然上尤愛公詩文之美，嘗樂與考論今古，稱為故人。公之歸也，上每思見之。公以所作詩奏進，上覽之，未嘗不稱善也。

公歸後五年，上南巡，賜在家食俸。後三年，皇太后慈壽七十，公入都慶祝，命加尚書銜，與九老之會，圖形禁中。後又兩值南巡，加命以刑部尚書致仕，晉太子太傅。至皇太后壽八十，公再入都，年八十六矣，猶健步，上見公益喜，賜騎馬紫禁城，再與九老之會。公子汝誠為戶部侍郎，侍養於家，及是隨公入朝。父子卿貳，持杖扶攜，出入宮苑禁闥之中，觀者以為榮。其歸也，又賜詩以寵其行。

公嘗一為會試總裁，三典鄉試，再提督學政，及年益高，天下文士翕然趨之。公亦和易，與後進談說，往復論難不厭；吟誦詩章，音節抑揚要眇；說先朝故事，歷歷首尾，如披史傳，聽者每至中夜忘疲。是時，長州沈文慤公在吳，公在嘉興，天下以為齊名，雖上亦稱為二老也。文慤既歿，後四年，公亦亡。於是上自九重，下洎朝士，以及閭閻識與不識，莫不歎息悲傷，謂東南耆舊盡矣。

公年八十又九，再娶皆俞氏，皆一品夫人，與公祔葬。子七：長侍郎汝誠，次汝恭、汝慤、汝隨、汝豐、汝弼，公以汝弼嗣弟界後。幼子汝器，上南巡，為公賜汝器為舉人。女九，孫男十五，曾孫二。銘曰：

多士雲興，蔚此昌時！孰為魁英，備履福祺？秀水之郭，鴛湖之湄。公起登朝，作吏之儀。歸樂太平，為群士師。上與天子，賡和其辭。眾望裒然，既老不衰。我嘗識之，丹頰白髭，飲酒笑談，寡怒多怡。國有上瑞，匪匪芝。進觀公貌，退讀公詩，詩則永留，貌不可追！刻示後來，吾言不欺。

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誌銘〈并序〉

君諱道深，字會源，山西靈石縣人。以武進士侍衛乾清門，出為貴州提標右營遊擊。乾隆三十二年，兵部尚書明瑞總督雲貴，進討緬甸，集諸道兵。君初不與調，明公聞君訓練營卒勇健有節度可用，特檄以其眾至永昌，至則果整練異他軍，明公善之。

秋，三路出師，以軍隨幕府，從取木邦，破錫箔，逾天生橋，大戰蠻結，先登奪柵殪醜，紀功一等。又從入至窮窄，去賊巢阿瓦城益近，賊斷木礮石守隘。我師糧少，火藥鉛丸盡，師旋，賊抄其後。君為殿，遇山谷險阨，君必奮戰，俾師得度，至猛域。

未至猛域前二日，君中鳥槍夜息，有軍校曰：「君傷重矣！賊至日眾，道險難與敵。盍稱病，且逸歸乎？」君曰：「賊眾，乃將卒致力時也。」叱之退。明日，戰益力。

初，明公將中軍趨錫箔，別將分左右軍異路進，約會師。及至猛域，兩軍不如約。前臨大山，賊盡塞蹊隘，環圍數重，軍殺馬以食。三十三年二月丁卯，明公令夜拔營起。平明，賊來邀，君立高岡與相拒，他軍士從其旁得去。君朝戰至日中，被數創仆，君亡。次日，明公亦亡。

事聞，上以中軍多戰功，其沒以無援，賜恤特厚。左右兩軍死事者，殺其制不與之等。於是君得贈武義大夫，祀於昭忠祠，祭葬恤蔭如制。君祖龍騰、父思義，皆贈中憲大夫。夫人梁氏先沒，繼配武氏。君之赴永昌也，武夫人方孕，君沒猛域兩月，子膺綬始生。

君撫士嚴而有恩，其聞檄令，二日即行，而顧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。沒後，軍皆悲涕，以其帶發返。次年，賜葬本邑。銘曰：

頎與何君！眉目清美，揖讓溫溫，以與余友。佩橫戈，徂險而馳，急難舍生，義孰與多？汾流之側，君起厥邑。往不生歸，銘窆無極。

副都統朱公墓誌銘〈并序〉

公諱倫瀚，先世世襲指揮使於明，屯戍遼陽左衛，因家焉。三世歸我太祖皇帝，為正紅旗漢軍世襲參領。其子以從世祖入關功，為鎮守山海關世襲城守尉，是為公之曾祖，諱登科。祖諱廷縉，襲職後改副都統，因亡世襲，自是以白衣仕進。副都統有弟為湖廣道參議，諱廷宋，無子。副都統使己子為之後，是為公考，諱天爵，為建寧府知府，有吏能清節。

公少而孤貧，負軼才奇氣而好學，文武藝皆能盡其巧，通知當時事變利病，慨然懷濟人之志。中康熙五十一年武進士，選三等侍衛。聖祖偉其才，使兼直武英、養心殿。數年，改用為刑部郎中，持法堅，不可奪。時刑曹或破律放意，以入人罪，公疏論其非，上善之，飭吏如公指。

雍正中，出為寧波、衢州知府、浙江糧儲道布政副使。衢民為齋堂，合眾誦佛書。公曉以非道，盡解其黨；及大吏聞，欲以邪教論，眾已散去，遂皆免。運丁有積欠久不能償者且十萬金，公計糧道所入歲償之，竟除其逋。今上初召入為御史，出蒞湖廣驛鹽道，復為御史、給事中，掌吏、戶科，巡南城，擢正紅旗漢軍副都統。在朝屢以事陳，抉絕萌奸，民賴其悉。

公為人和易，好交遊，而持身介直。仕宦恥為家計，晚歲益貧，或至乏食，其意益恬，時為文自娛，以至於歿，年八十一，有集十二卷。

公在浙江時，世宗夜夢道士見而請曰：「吾天台山道士也，來就陛下乞所居地。」帝寤異之，使問於浙江，吏言：「天台故有桐柏觀，今為人侵廢，且為墓矣。」詔還為觀，俾公董其事，公成觀而民無疾焉。往來山中，為詩一編，曰《天台遊草》，其辭甚奇雋，士多誦之。自聖祖愛公畫，世傳寶朱公指畫及書。然公修己，立朝卓然，於眾不詭隨，蓋有古人之風，豈以文士論哉？

子五人：長孝先；次孝升，舉人，□縣知縣，先公卒；次孝全，次孝純，次孝揚。乾隆二十五年，葬公宛平西北十五里祖墓之側，夫人合祔。銘曰：

言以法謇刮吏瑕，行以義域不為他。苟利於國家則羸，偉哉中藏鬱以多！抑揚文武誰不宜，遠涕泗百士嗟！作銘幽室埋其阿，此石可泐名不磨。

淮南鹽運通判張君墓誌銘〈并序〉

君諱廷璐，字清紹。桐城張氏始以仕顯者，曰明廣西布政司參政淳，史錄諸《循吏》。參政之孫秉哲，順治時，以能文名為舉人。舉人生都水員外郎芑。都水四子，其季為君。

君少修謹，寡子弟之過。長以薦舉，試職於禮部。出為東台鹽課大使，擢鹽運通判，分司通州，廉慎於法，所職無不舉。

通州符生，以文為君知，嘗侍，從容以吏事幹君。君曰：「書生乃可言及此耶？」既而曰：「汝毋乃貧乎？曷不語我？而俾人以利詆汝。」遂厚予之。生感而奮，為善士。海濱以灶戶煮鹽，舊給之田，灶戶輒賣之民，且百年，田價增八九倍，而田數易主矣。有議：「奪田與灶戶，使灶戶第償故直。」君曰：「是非平法也。且灶戶貧，不能買田，必奸民誘使為名，而陰據之。是平民失業而奸民利也。」以告上官，不聽。君曰：「厲民為媚可乎？」投劾遂去。

君與太保文和公，皆參政玄孫也。君績學工詩，善楷書，言行有蘊藉，太保尤器之。然仕於內外，皆不竟其志，年四十餘即歸。歸而飲酒賦詩，接鄉里，歡然無間。其居眾中，望其狀，嶷如也。娶左氏，生子若兆。教其子少毋與人接。鼐年十九時，君一日見之，歸使若兆獨與之友。

君沒於乾隆三十三年，年六十七。始厝他所，逾□年，若兆定葬君某所，左安人祔。鼐

為之銘曰：

群言以禮，士容幾幾，維邦之祉。群言詭隨，士容昌被，邑以敝墮。嗚呼！予尚見古之人，以恪以循，既畚以墳，以徵予文。

## 原任少詹事張君權厝銘〈并序〉

君諱曾敞，字塏似，桐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，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，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。年二十一，中乾隆十六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檢討。自文端至君，為翰林四世矣。是時，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為相，歸而侍講及群從在朝為翰林者四人，君年最少，材器通美，究識古今事宜、國家典故，而持己清峻，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。

君為檢討十餘年，值御試翰林，名列第五，進侍讀，充日講起居注官，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。又值試翰林，列第三，當進官，詔特褒君而未及遷。

自有記注官，君家世職之，及君尤講正體例，嘗獨任一館之事。諸城劉文正公為掌院，每歎異君。君疾士大夫骫骳隨俗，節概不立，欲以身正之，見於辭色，眾頗憚焉。

君三為順天鄉試同考官，有公廉名。逮己丑科會試，復同考。時，武進劉文正公為考官，知君可信，君所薦卷，中者較他房多且再倍。君又以嶢然獨立，稍自喜也。於是榜發磨勘，有摘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，當斥革。吏遂傅君法，革職提問。會考驗無纖毫私狀，而梁泉故鄉舉第一，詔卒復梁泉舉人，君雖釋罪而竟廢矣。於是，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，而謂兩劉相國宿知君賢，而不能為一言於上，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。嗟乎！君進非人所得援，其退非人所得沮，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、而志不信於世也，而何咎邪？

其後，君以萬壽加恩，復五品頂帶，歸主晉陽、江漢、大梁三書院。乾隆四十二年正月，卒於大梁，年四十七。始娶姑女姚氏，生一女，適孫起衡。再娶定興鹿氏，生子元艮。側室生子元襲、元衮。其亡也，長子才十二歲。

君少而孝友，持喪以禮。於族姻朋友，事雖難成者，任之必盡其勞，謀之必竭其慮。雖疏遠，以急投之必應。乙亥之歲，江南饑，君居侍講憂在里，倡捐米出賑平糶，晝夜營之，以活一縣之眾，又以糶餘錢積穀，以待歲祲，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。

為文工為應制之體，尤好古人文章，托意深邈，而不比於時者。仕方顯而為詩示余，多憤慨深鬱之詞，蓋其所志遠矣。君與余家世姻，少相知，又嘗重余文。君喪之歸也，余既以辭祭而哀之，乃復為其權厝室銘曰：

綺組會者絲邪！而孰為之機邪？鳴者匏簧邪！而孰喻以揚邪？物或以冬榮，或盛夏而先零，孰主是而為之虧成？以盛族有君，志則抗而節弗汙，既駕而驁，而躓於中路，芒乎吾奚知其故？維紀其人而如可以呼。

翰林院庶吉士侍君權厝銘〈并序〉

君諱朝，字潞川，泰州人也。其先姓侍其，明初去「其」稱侍氏。曾祖諱念祖，祖諱震，考諱衛，皆諸生，而祖、考得贈如君官。

君少孤好學，無師友之助，而於古文辭、詩歌、四六諸體，皆習而能之，始冠得鄉舉。初聘泰州沈氏，沈氏女不幸得喑疾，其家願無嫁，請君他娶。君不可，卒與處無嫌惡，且十年，沈氏卒而後娶江寧鄭氏，人以為難。

君內行修，外重交遊，有死生之誼，而性峭急，聞人一善，稱之不容口，惟恐世不及知；及見行有失道理者，亦切齒忿怒，若不可須臾共處世者然。故世亦以此過君。

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，當就吏部選知縣。君曰：「吏事非吾所堪也。」後國子監缺丞，詔大臣於進士中選得君。君任職，以不阿上為節。有共事不合君者，君不能堪，即日引疾去。

久之，會修《四庫全書》，大臣有知君之才，奏為校勘官，既而為總校。君校書，數倍他人而最精當，乃命為庶吉士。是時，君已得疾，而讎閱不懈。乾隆四十二年，瘍生於首。秋七月晦竟卒，年四十九。無子，女嫁者一，幼者二。其弟臣仕浙江，亦未有子。君妻弟鄭君厝君甘泉之西山，以待臣生子而後之。

鼐知君最久，故為銘。銘曰：

山璞瑤琨，器則陊也。龍淵、大阿，銳則折也。嗟子忼忼，勇言義也。子以自居，甘與

躓也。日暮延登，才未竭也。天生不與之年，死不與之繼世也。劬兮以托於茲，吾辭以誌也。

## 亡弟君俞權厝銘〈并序〉

先贈大夫三子：長鼐，次鵦，次鼎。鵦字君俞，幼於余八歲。嘗以一鐙環坐三人而讀書，其時，家貧甚，中夜，余歎以為聚讀之樂不可得而長也，君俞聞而悲獨甚。

余二十二歲，授徒四方以為養。既孤，又仕京師，使兩弟侍太恭人於家。久者十年，或四五年，弟兄不相見。君俞獨以應順天鄉試間入都，每來學加充，識加明，行加慎，余輒喜。其初，病目幾瞽，及愈，而作真行書甚工，余益以喜。

然君俞數困場屋，後以監生試吏部，得吏目職，於是君俞意彌不懌。值南昌李侍郎督學浙江，邀之同往。侍郎事或不當，君俞輒諫之。其夫人聞之，太息而稱為益友也。

君俞聞余歸里，遂亦歸。逾年，丙申歲夏六月，感暑疾，初如甚微，夜不能言，旦遂沒。嗚呼！余不孝不友，不能亢其家，君俞存，余冀其有以為太恭人慰也，君俞亡，余其斷棄也已！君俞娶張氏，再娶倪氏。一子三歲，名曰恩，余惡知能卒使其成立邪！銘曰：

貌碩以豐，氣寬以有容，宜達而窮，閱期卅八而奄終。天乎人乎！宗之不振乎！厝汝以近先君乎！知我言哀者鬼神乎！

## 左眾郛權厝銘〈并序〉

眾郛諱世經，考曰贈文林郎諱澂，母曰張孺人；祖曰贈文林郎，諱之延，祖妣曰姚孺人，孺人為鼐曾祖姑。於親黨，君為余丈人行，然而年相若，少而志相善也。君娶舅女，其妻之弟應宿及君兄一青及余四人，少者十餘歲，長者二十餘，里居無他交，獨四人相遇不厭，而君於其間，尤沈靜寡言笑，勤學，喜為詩。詩成視余，輒以意指瑕纇，君不為忤，輒芟易之。一青與余常出遊，君偕應宿營視余家甚備。

其後一青丞湖北縣，以獲盜功，升為令。入京師，過余旅舍，籌鐙夜對太息，憶君與應宿，雖為諸生，而方藝花竹為園，遨遊歌詠山水，邈然不可逮也。

一青為令六年，罷去。後二年，余亦病歸。然後四人者，復聚於里中，時乾隆乙未夏也。然君比已被疾，其秋加劇，九月竟卒。夫人倉卒遽慟，從而絕。逾年，一青病，至冬亦亡。夫交友久離，及其遇而遽亡之，雖常人猶可悲，矧君兄弟之賢而與余之厚邪？

君卒年四十七。一子七歲曰虎，應宿撫之。厝君暨夫人柩縣北古塘，而余為銘，待虎長而葬君。銘曰：

嗚呼！眾郛之柩也！志學而將究也！身隱而年弗壽也！繼者昆而偕亡者婦也！厥天為之夫焉咎也！維余之與舊也，銘以詔孤之幼也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